

错落有致，虚实相生

——朴寅亮《泗州龟山寺》诗赏析

姚大勇

岩岩峻石叠成山，下着珠蟾一水环。
塔影倒垂淮浪底，钟声摇落碧云间。
门前客棹洪涛急，竹下僧棋白日闲。
一奉胜游堪惜景，故留诗句约重还。

滔滔淮水，巍巍龟山，令无数文士驻足观览，挥毫泼墨，高丽诗人朴寅亮的这首纪行之作甫一传出，便立时得到中土士人的称赏。（见宋王闢之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九）朴寅亮，字代天，高丽竹州（或云平州）人，文宗时登进士第，历任礼部侍郎，翰林学士承旨，同知枢密院事等职，后以右仆射参知政事。寅亮擅长文辞，当时高丽致宋与辽的告奏表状多出其手，他曾代高丽国王作上辽的《陈情表》，打消了辽国欲侵占鸭绿江东保州地的企图，以文词之力，解决了一外交悬案（见朝鲜郑麟趾《高丽史》卷九五“朴寅亮传”）。高丽文宗三十四年（宋神宗元丰三年，1080），时任礼部侍郎的朴寅亮与户部尚书柳洪一起奉使至宋，途经泗州（今江苏盱眙）时，作了这首诗。

泗州地连洙泗，襟带吴楚，在宋时治所为盱眙。盱眙为淮上重镇，项羽立楚怀王孙为义帝时即曾以此为都，西汉时设盱眙县，东晋时改为郡，后屡有兴废。北宋太祖乾德元年（963），以盱眙县隶泗州，并为泗州治所，属淮南东路（见宋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五）。龟山为淮上名山，“在盱眙县北三十里，其西南上有



绝壁，下有重渊”（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四四）。相传大禹治水时，获淮涡水神无支祁，后即徙之于龟山脚下，使淮水永安。泗州山水壮观，唐宋时韦应物、李昭玘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张耒等人先后于此都有诗文流传。朴寅亮的这首诗描绘形象，韵味深长，就是置于唐宋诸家作品中亦不逊色。

诗中多方用笔，描绘了泗州山水，读这首诗，仿佛欣赏一幅元气淋漓的山水画。对于好的景物，人们常说“如诗如画”，实则诗与画在艺术表现上还是有区别的，诗可以表现动态的，画则宜于表现静止的，正所谓“手挥五弦易，目送归鸿难”。此诗所写景致，有的便难以入画，如颔联“塔影倒垂淮浪底，钟声摇落碧云间”，可谓是静中有动，画中有声。龟山寺和僧伽塔皆为泗州名胜。僧伽大师俗姓何，为唐时西域高僧，高宗龙朔初年入唐，曾于泗州建造寺院，中宗时被迎入长安，封为国师，景龙四年（710）卒后，归葬泗州。僧伽塔为纪念僧伽大师而筑，相传塔下藏有大师真身，宋真宗太平兴国年间曾塑僧伽像（见宋刘攽《中山诗话》）。诗中描绘龟山寺的塔影钟声，迥出流俗。谓塔影“倒垂”下来直到河中，使静止的塔影有了厚重的感觉，若说这还是实景，那么称钟声在碧云间“摇落”，则是化虚为实，使原本无影无形的钟声立时有了质感和动感，让人仿佛听到悠扬的钟声，在云间传响，高低抑扬，久久不散。影和声本皆为虚，诗人恰从虚入手，匠心独运，将难以入画的景致尽呈笔端，而且是声色相喧，余韵悠远，真可谓是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”（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引梅尧臣语）。再如首句“岩岩峻石叠成山”中，“叠”字使用得极巧，展现了龟山的高耸峻峭，接下来“下着珠蟾一水环”之“环”，也活画出泗州山水相依，淮水从龟山脚下逶迤流过的景象。另如颈联“门前客棹洪涛急，竹下僧棋白日闲”，以“急”和“闲”来概括淮河波涛和禅家生活，也是一语中的，相映成趣。诗中对龟山、淮水、佛塔、古寺等景物的描绘穷形尽相，莫不透出所写之物的特征，且常于一词

一字之中精神毕现。这些字眼看似平常,实则浸含着苦心与巧思,不知诗人经过几多斟酌推敲才寻到。元代陆辅之《词旨》中云作词时:“命意贵远,用字贵便,造语贵新,炼字贵响。”这首诗的选词用字,可谓正合此旨,诗中字词并不求僻、求险,而是从便、从俗,然稳妥恰当,难以移易,可以说是平中见奇,点铁成金,因而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,也使整首诗呈现出精妙隽永的境界。

这首诗想像瑰奇,颇多创意,首联“岩岩峻石叠成山,下着珠螾一水环”便展现了龟山淮流的奇丽景观。岩岩谓高峻貌,诗开篇即谓巍巍龟山由累累巨石堆叠而成,以看似突兀之笔,一下将峻峭的高山推到人眼前,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。接下来写山下淮水,更是别辟蹊径,将环绕龟山流过的淮水比喻为一串珍珠。螾为蚌之别称,珠螾也即蚌珠,珍珠,《尚书·禹贡》中云:“淮夷螾珠暨鱼。”孔颖达疏曰:“螾是蚌之别名,此蚌出珠,遂以螾为珠名。”这里不直言珍珠而言珠螾,不是故做艰深,而是为了更好地切合时地,更准确地传达出诗中所写之地是淮上而非他处,于此也可见诗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掌握之深。原本普通的“着”字用在这里也显得异常精彩,静默无语的山因之仿佛有了人的灵性,宛如真人一般戴着一圈珍珠项链。唐代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诗中云:“谁开湖寺西南路,草绿裙腰一带斜。”将西湖中通往湖中孤山寺的白沙堤比喻为一条裙腰,展现了春日西湖的动人景致。朴寅亮于此将淮水比喻成一条珠链,显示出泗州山水相依的特征,二者可谓异曲同工。另外,诗之颌联谓僧伽塔的影子倒垂下来,不是如常言谓其拖到河面,而是径谓其直“沉”到淮河浪底,寺院的钟声也在碧云间“摇落”,借着这想像之语,夸饰之言,惟妙惟肖地画出塔身之壮伟,钟声之高远,也让人对泗州名胜有了更直观真切的感受。诗人以想像之语绘现实之景,使所写景物虚实相生,形神兼备。

对比作为一种常用的创作手法,在诗文中运用甚多,但是也易流于滥用,陷于平庸。这首诗中对比之处可谓俯拾即是,但是手法

却各不相同,摇曳多姿。诗中对比最鲜明的莫如颈联“门前客棹洪涛急,竹下僧棋白日闲”,山门前的淮水中有客舟驶过,河中波涛汹涌,水流迅疾,诗人以一“急”字尽显水流之速,人世的奔走劳碌也蕴含其中。与之相反,寺院内,竹林下,却有僧人在弈棋,似很悠闲,连白日在此也仿佛走得很慢,“闲”字也点出佛家生活的清静悠闲。一急一闲,在此形成强烈的对照,可以说也正是世俗与方外两种生活状态的比较。僧人竹下弈棋,直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逸致,也让诗人自己嗟赏不已。诗人此时想来正是乘船从龟山之下、僧伽塔前行过,面对着滚滚急流,幽幽寺观,不能没有感慨。联系诗人此番奉命使宋,在海上遇到飓风,船几沉覆的劫后余生经历(见《高丽史》卷九五“朴寅亮传”,另见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九),甚至再联系诗人本身的坎坷遭际(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九谓朴寅亮“尝为其国词臣,以罪废”),在这对比中,似正包含着他对人世的慨叹,对佛家与世无争生活的欣羨。除了颈联之外,另如首联将龟山与淮水放在一起描绘,突显出此地山高水环的特征。颌联言塔影倒垂到淮河浪底,而钟声在云间传响,通过高与下、影与声的对比,从侧面烘托出了僧寺的清幽寂静。诗中人文景观也与自然风景交相辉映,共同烘托出泗州山水的壮观。诗中的对比手法可说贯穿始终,就是尾联,由眼前的胜游,想到将来能够重游,细究其实也是对比,从现在对将来的企盼中正显出作者对华夏山水的欣赏、留恋。诗人在诗中不是泛泛作比,而是精心选择,苦心磨砺,提炼出所写事物之神,因而笔下错落有致,精彩备呈。看似不协调,实则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,使淮上山水呈现出奇姿异彩。

这首诗不惟生动刻画了淮上的山水景观,还承载了一段宋丽两国友好往来的佳话。宋朝建国之初,高丽多次遣使朝贡,并行宋年号,宋廷也派人出使高丽,后因契丹(辽)从中阻挠,从宋仁宗天圣八年(1030)起,两国交往一度中断。宋神宗元丰元年(1078),宋廷遣安焘出使高丽,高丽举国欢腾,“时与宋绝久,焘等初至,

(高丽)王及国人欣庆”。当时高丽国王王徽已身染重病,在安焘等还时,“王附表谢之,且自陈风痺,请医官药材。”宋廷得知后,即遣医官前往诊视,为表谢意,高丽遣使如宋,朴寅亮此番就是和柳洪一起奉高丽国王之命前来“谢赐药材,仍献方物”(《高丽史》卷八,另见《宋史》卷四八七)。当时宋人见到朴寅亮和另一位随行人员金覲的尺牘、表状、题咏之后,称叹不已,“至刊二人诗文,号《小华集》”(《高丽史》卷九五)。元丰中包括朴寅亮在内的高丽使者,在中国的唱和题咏,也曾结集为《西上杂咏》(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·后志》卷二,南宋淳祐袁州刊本)。于此可见当时高丽文人研习汉诗风气之盛,水平之高,也可见宋人对高丽文士作品之推重。这首诗的末句言“故留诗句约重还”,诗人希望今后能够再履中土,重游淮上。从历史记载来看,朴寅亮的这个愿望后来未能如愿,但这首诗却让他名传九州。《泗州龟山寺》诗不仅为华夏山水增辉,也是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见证。

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中文系)

高丽,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,祖宗以来,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。自天圣后,数十年不通中国。熙宁四年,始复遣史脩贡,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,将由四明登岸。比至,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。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“望斗极以乘槎,初离下国;指桃源而迷路,误到仙乡”。词甚切当。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,如《泗州龟山寺》诗云:“门前客棹洪涛急,竹下僧棋白日闲”等句,中土人亦称之。寅亮尝为其国词臣,以罪废,久之,从金第使中国。

(《澠水燕谈录》卷九《杂录》)